

过度债务如何令全球经济失重?

特纳认为选择性建立「金融栅栏」,可降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传染效应



《债务和魔鬼》
[英]阿代尔·特纳 著
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

阿代尔·特纳曾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供职期间,对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为其最新著作。书中,特纳剖析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与近年来主流金融价值观截然迥异的“印钞有益论”。

在书中,阿代尔围绕现代金融体系的“债务污染”着力进行了三重批判:其一是对复杂金融创新的批判:书中指出,自由金融市场为金融体系内部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私人激励,金融从业人员有足够的动力,“发明”设计出复杂的金融产品,令普通投资者很难看清它的本来面目,而忽略了风险的存在。其二是对金融过度的批判:金融机构间的频繁互动,以毫秒计的高频交易,为炒房、炒股而不断融资借贷的行为,都只会孵化出一大批社会投机者。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被抽离加工制造领域,虚高的房价扭曲了资产负债表,也扭曲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造成了经济失重。其三是对金融一体化的批判:特纳认为金融一体化将导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放大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而选择性建立“金融栅栏”,可降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阿代尔·特纳的研究判断,无疑有睿智之处,但不宜于对债务、民间资本、金融创新一棒子打死。真正需要警惕和校正的是那些失去了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仅为投机而生的所谓金融产品,以及银行系统内部的过度拆借和交易,而不是服务中小创业者、融资者的影子银行和银行本身身段下放后的创新服务。

付出金融成本是使经济顺利运行的代价,但一旦金融过度,超出了成本收益的红线,金融这项伸得过长工具则需要缩减,或者是限制使用。作者提出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利用货币融资以支持经济增长、克服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但笔者以为这同样危险,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均由非理性的人构成,当政府堆积的债务、民间严重的经济停滞,被以救急之方“增发货币”快速消解,经济复苏之后,这个好学易用、巧取豪夺的工具,则完全可能失去理性控制。

按特纳的想法,以货币融资代替信贷融资,可以规避市场无效与失灵,但当资金从闸口涌出,它的出身就已经不再重要,其带来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正面效果,同样可能被由此衍生的复杂社会问题所消解。

不论是以信贷拉动经济,还是增发货币,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其引发的后续反应是持续而复杂的,与其说孰优孰劣,不如在制度层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如何让政策制定者不追逐个体或部门私利、如何让金融系统在制度约束内形成行为理性、如何让金融这个为服务经济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回归本源,服务投资与消费,而不是成为消解公共债务、玩弄数字游戏、应急救市,或者是进行财富乾坤大挪移的工具。

胡艳丽

那些「靠谱」与「不靠谱」的书人们

「白描素记,轻盐弱油,还原难忘的场景,忆录有意味的对话,展现其人微博上的只言片语。」

悦读



《书人依旧》
姚峥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所谓“书人”,书中所写的依然是那些来自书界、学界、诗界、出版界、传媒界、翻译界的可爱、有趣的人物;所谓“依旧”,是相对于姚峥华之前出版的《书人·书事》和《书人小记》而言——她在那两本小书中先后写及了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书人和书事,而这本《书人依旧》则一以贯之,依旧是“白描素记,轻盐弱油,还原难忘的场景,忆录有意味的对话,展现其人微博上的只言片语”。

因为副刊编辑的职业便利,姚峥华与她笔下的书人们多有交集,有些还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她写他们,主要是从个人的视角去描写他们的气韵与风度,撷取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片段,以突出他们身上最富个性色彩的那一面,进而彰显出他们的真性情。姚峥华是一位用心的聆听者和细致的观察者,她擅长以简练的文字准确抓住人物的特征,有时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就像一幅人物速写,却觉生动传神,笔下的人物一下“活”了起来。姚峥华写“知日作家”李长声,只是取材于李长声在深圳读书月期间参与的几个饭局——两顿饭局,两次失联,从“不靠谱”,到“很不靠谱”,再到“极不靠谱”,原来平生好饮的李作家“若为茅台故,一切皆可抛”,被酒友的茅台酒香所吸引,早已乐而忘返了。姚峥华写行走与美食作家古清生,则是从古清生的摩托车开始写起,这辆摩托跟随老古走遍中国,可谓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也是一个行走作家的形象标识。姚峥华写《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说她像邻家小妹,“感觉她不似写梁庄那么沉重题材的人,明亮的眼睛,会向人敞露心扉”,不过寥寥数笔,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真实可亲的梁鸿。

姚峥华写书人和书事,一方面是写书人,但重点还是写书事。比如,同样是李长声,姚峥华一方面以妙趣横生的文字记录下一些发生在李长声身上的小糗事,另一方面以更多的文字记录李长声对于日本文化的解读,他专攻日本出版业所获得的不俗成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诸多副产品。对于温州作家方韶毅,姚峥华一方面突出他为做书、做出版一条道走到黑的坚守与执着,另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去肯定方韶毅做的类似“传教士”的工作,“打捞温州已被遗忘或将被遗忘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再光大”。古清生评价姚峥华重情义,的确,姚峥华的笔下还写到许多当年在一起泡论坛的网友,像古清生、方韶毅,以及从未谋面的十年砍柴……姚峥华总是以宽厚的眼光看待这些网友,看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赞赏他们最富有温情的一面,她说:“从网友至书友直至老友,天南地北,遥相呼应,偶有交集,但内心深处温暖和惦念,不曾远去。”

书的序文分别由马家辉和张家瑜撰写,马家辉说,小姚因为慈悲而懂得,所以她总能抓住笔下人物的温暖与和善;张家瑜说,在这个永远当自己是主角的世界里,有一个善于聆听及默默观看的小姚,她总是明白自己,不亢不卑,悄悄地记录。

慧远

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我们一直在行走,行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家」

好书我读



《何以为家》
航月 著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16年4月

航月生于大西北,数十年来,她从贫瘠的大西北巴里坤大河乡出发,一路走过哈密、乌鲁木齐,再南下广州,最后选择以“移民”著称的深圳安家落户。本书中,她把离开家乡后在城市路途途中重识的故乡、游历的村庄、相遇如他的乡人整理成这本纪实的乡村散文集《何以为家》,带着读者重回乡村,重觅内心久远的味道、颜色、历史,以及村庄厚重的乡土文化和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生命元素。

作为特殊年代的“支边二代”,也因为数十年来的路奔波,航月身份认同始终显得有些模糊。“在远离父母亲江苏语言的巴里坤,我没有学会地道的江苏话。在父母亲扎根的新环境里的巴里坤,受近距离强悍的江苏话的干扰,我也没学会地道的巴里坤话”。

语言不仅仅是心灵的窗户,还是我们文化认同的纽带。如果说在巴里坤航月觉得缺乏身份认同感,那么在已生活多年的深圳,感觉缺乏的却是归属感。两种游离始终伴随着她的脚步,即便后来她自学了粤语,仍旧无法真正弄懂当地复杂的方言——一位潮州女孩不经意冒出的几句日常俚语,轻易将她的身份抛得老远。

在无法练就纯正的土语后,航月一路奔走,每每回望身后的故乡,总觉得亲切之中似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伴随着一路繁忙的脚步,这种隔膜感不断层层累积,最终遮住了她那通往“家”的视线——灵魂上的家到底在哪里安放?

家,是巴里坤,是哈密,是乌鲁木齐,是深圳,或者都不是。许久以来,她以为“家”就是记忆中巴里坤大河乡母亲曾经起早贪黑的老房子。数十年后,当再次回到大西北的巴里坤,航月发现村子的地貌虽然依旧很熟悉,但那些熟悉的脸庞已经消失得差不多。那里只能存入记忆,显然无法安放她灵魂上的那个“家”。

航月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但她的经历注定了“家”的概念随着脚步总会不断变化。待到习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航月猛然回首时,才发现曾经的“家”要么沦为故乡,要么变成家乡。无论故乡还是家乡,与其说象征的是一种时光荏苒,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距离的印记——因为远离所以才会有故乡,因为想念所以才会有家乡。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魂的村庄,置身今天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像航月这样一直奔走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一直在行走,行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家”。这意味着像航月这样有可能陷入“家”的迷茫者同样不计其数。

迷茫,是因为我们渴望太多的认同或者归属,总是习惯把自己纳入到一种既有秩序之中。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想想,“我心安处是故乡”,人在哪里哪里是家,哪里不能安放我们的漂泊灵魂呢?

家,有时是一栋房子,有时是一个空间,有时又是存储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有时还是对过往花草树木、左邻右舍的依恋……并不是所有的人生疑惑都有答案,并不是对“家”的所有反窥都那么令人伤感。一路奔走,至少我们还有激越的人生体验。

禾刀